

#榮譽領航員

永遠的飛行家

文 / 劉克襄 2017-06-17



四年前春初，齊柏林邀我搭乘直昇機到北海岸探看核四廠。直昇機飛到金瓜石附近山谷，或許是因地形變化，突然間迅速上下陡降，彷彿隨時要炸裂開，或者下一秒就要墜落。安然返回松山機場後，我驚魂未定，悄悄探問，每次出去拍攝都是這樣嗎？他回答，為了獲得好畫面，往往比這次嚴重。

自那回以後，打死我都不想再坐第二次。但從那時起，他後來再跟我提到，為了《看見台灣》飛行兩百多次，我自是心驚。每次看他搭

乘直昇機空拍，總是想像著，一隻孤單的蜻蜓上山下海，梭巡於不同的領域。在廣渺的天地間，那身影是非常微弱而渺小，不知前方有何危險在等待，卻必須勇敢的邁進。靠著一架陽春型的直昇機，與天借膽，為台灣賭一個明天的美好。說穿了，這樣的空中生態攝影根本是史詩性的創作，無與倫比的華麗探險。

但如此勇敢執著的人，很難想像他的成長過程裡，並不是一個很有自信的孩子。在升學過程裡，他唸的不是技職體系的名校，從小對自己未來能從事什麼一直充滿困惑。八○年代中旬，高三那年，看到一張我躲在關渡沼澤拍鳥的照片，才意外給予啟發。

二○一○年，我們初次見面，他彷彿見到偶像明星，緊緊握住我的那一場景，自己仍記憶猶新。他一直喃喃著，感謝我當年給予的啟發。但那只是一不小心被刊印在書本的野外照片，私底下我反而更感謝他的回饋。沒想到自己的挫敗，卻讓另一個人翱向天際。同時，讓我更擁有勇氣，回顧自己當年不經世事的愚駭。

後來，我在台科大有一系列美學的通識講座，邀請他代上一堂。那時他還只是以相機在空中攝影。他有些猶豫，擔心自己學識不足沒資格教學。我跟他好言相勸，只要播出空拍圖就足以感動學生。他勉強應允，教完後，隔沒幾天，我打電話去探問上課情形。他說挫敗感很深。我愣了一下，不敢相信。過去我聽他的講演，從高空帶來的視覺震撼，還有淵博的台灣地理知識，常讓聽眾感動。

原來，照片再如何壯闊感人，播映十來張後，不少學生還是打瞌睡了。從電話那頭，柏林轉個彎，跟我悠然提到，你看過盧貝松最近用直昇機拍的地球生態片嗎？我隨即敏感地暗示，這部片子可能賠了不少錢。他說很想像他一樣。

沒多久，他真的花了三千多萬，抵押房產買回來跟盧貝松一樣的鷹眼攝影機。有回我特別去探看，那顆像籃球大的空拍機。他空出一間辦公室，比家中神明更寶貝的供奉著。但我感受到的，不是一個很昂貴器材的保護，而是一個創作者對未來展現的無比熱情和毅力。他非常清楚自己正在努力的目標，想要為這塊土地拍出什麼。

空拍生態電影不只需要龐大資金，更得身懷冒險犯難的勇氣。因為對這塊土地的熱愛，他不惜一切的付出。有一回，甚至跟鳥畫家何華仁說，「飛上去後，縱使不降落，都沒關係。」那是超乎我們想像的狂熱，以及對環境關心的急迫。

短時間內，應該不會有第二位齊柏林了。對我而言，《看》片不但提供一個重新審視家園的角度和美學，背後還有一個精彩的勵志故事。一個平凡成長的青年，如何因堅持喜愛的事物，在重重困難下，最後實踐了美好的夢想。

過去，我常常這樣描述他的探險，未來也會繼續這樣定位。在成長中，遇見不平凡的自己，很多人都聽過這句俗氣之話，但齊柏林，美麗而璀璨的具體實踐了。